

文心画趣(五)

书话漫谈②

自然任意
简逸求韵

元代绘画及画论

刘万鸣

风，善于细润，而同代高克恭却主张写意，以米氏、董、巨为本，其势与陈、赵相对峙。至元季诸家，黄、王、倪、吴作画全尚气韵、简逸，并用干笔皴擦，干中求韵，实开中国山水画一代新风，成元代绘画一大奇趣。而人物、花鸟，多袭宋人之风，辉煌暗淡，殊少成就。

元代人物画，卷轴形式远不如花鸟、山水之发达。元初，赵孟頫、钱选、陈琳、颜辉等力追古风，善作高古细润道释人物画；钱选、赵孟頫、朱德润、陈琳、王渊、刘贯道等，属李公麟白描画派；孙君泽、张观、张远属水墨派。而肖像画在人物画尤为突出，著名者有王绎等。

元代初期，山水画影响力最大者，为崇尚古意的细润画派，该画派以赵孟頫、陈仲仁、陈琳、唐棣为代表。另有钱选为代表的青绿派，高克恭为代表的破墨简逸派，孙君泽为代表的苍劲派各有发扬。赵孟頫一派，主张复古；钱选一派承袭伯驹、李唐、刘松年之风格；孙君泽一派则承马远、夏圭之遗风；高克恭一派则承二米、董、巨之遗风，后有继承发扬光大者，为道士方从义。至元代中晚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山水画家当数黄公望、吴镇、倪瓒和王蒙，后人称其为“元四家”。“元四家”皆师于董、巨。王叔明少年学松雪，后习北苑、郭熙。“元四家”各有变化创造，亦工亦趣。比如黄公望，天资孤高，少有大志，幼习神童科，博书史，通音律图纬之学。善画山水，以北苑为宗，气象苍润，为元季之冠。其画格有二，一为笔势雄伟，作浅绛色者；一为意境简逸，作水墨者。王蒙，为赵孟頫外孙，善诗文书画。画得赵孟頫之法，又师于巨然，得其墨法，秀润极佳，径路迂回，烟霭微茫，一生作画不用绢素，只在纸上画之。等等。

元代之花鸟画，其主流是以文人画风格为主，从文人审美情趣出发，戏墨大放光彩。元初花鸟画，钱选第一，师法赵昌，风韵高古。另有赵孟頫、赵雍、陈琳、郭敏、仲仁、管道升、王冕、柯九思、李行、杨维翰及元季四家，或直写花鸟以抒胸臆，或偶写花鸟自成天趣。花鸟画戏墨者，亦人才济济，贯墨画史，多以四君子为题材，墨竹最盛，墨梅为二，墨兰、墨菊次之。其因，多以借物抒情，不为物役。比如王冕，元后期画家，出身富豪破落之家，为元代浙东理学大家韩性的弟子，程朱理学对其影响颇深。他多次参加科举，皆不中。中年后，四方奔走，到处碰壁，最后失意回家以卖画为生，并以诗画周旋于权贵富人之中，得以生存。王冕能诗，善画墨梅，自成一派，凡画必题诗。

考察元代画论，多承袭宋代文人的艺术主张。了解苏轼、米芾、黄庭坚的绘画思想，就能理解赵孟頫、倪瓒的绘画思想。但这不等于元人的绘画思想没有发展。如赵孟頫的“作画贵有古意”，倪瓒的“逸笔”“逸气”之说，钱选的“士气”之说，都是对前人绘画理论的发展。元代画论虽比不上宋代之隆盛，但对画论的贡献同样是辉煌的。如何九思的《墨竹谱》、李衍的《竹谱》、张退公的《墨竹记》、吴仲圭的《墨竹谱》(已失)、管道升的《墨竹谱》(关于竹的画法者)、黄公望的《写山水诀》(关于山水画法者)、王绎的《写像秘诀》(关于写像者)、汤垕的《画论》《画鉴》(关于鉴赏者)、吴仲圭的《梅道人遗墨》(关于题赞者)、李衍的《画说》、赵孟頫的《论画》、倪瓒的《论画》、吴镇的《论画》、杨维翰的《论画》，可谓蔚为大观，呈元代画论之光辉。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刘万鸣

元崛起于漠北，以武征服中原，并席卷亚洲、欧洲东北诸部，其雄武之风盖世无双，言其文学艺术则几无特点。其因，元为纛幕之民，骑马射箭，所到之处，文物典章，熟视无睹，更不知文艺之轻重。故元之艺术与唐宋相比，忽必烈灭宋，数传至顺帝。历时90年，文人士大夫皆以笔墨自鸣高，不入仕途，隐于世。有愁者，有狂者，有恨者，有怪者。愁者苍郁，恨者狂怪，隐者野逸，皆以笔墨消遣人生。士人多以残山剩水、秋冬萧瑟之景寄于怀。富丽精工、技工法式，为一味自然、任意点染所代替，所以山水、花鸟、人物、草虫皆不重形似，以重传神，不讲物理。只求意趣为绘画目的，故信手之笔得简逸之韵，则胜唐宋潜心工丽之作。

尚意为元代画风一大特点。元初，赵孟頫、钱选、刘贯道、陈琳尚存古

诗词鉴赏

保护黑土地之歌

——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施行之际

段启明

你可曾知道，厚厚的黑土地变薄了！
你可曾知道，疏松的黑土地变硬了！

(一)

一条美丽的松花江流淌了多少年？
一片神奇的黑土地养育了几代人？
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
淳朴的乡亲辛勤耕耘千里沃野上！
青山绿水旁满山遍野玉米大豆高粱，
蓝天白云下风吹麦浪稻花香，
田园风光如画五谷丰登粮满仓，
喇叭悠扬锣鼓喧天丰收的喜悦传四方！
肥沃的黑土地孕育了中华大粮仓！
端牢中国饭碗国泰民安康！
我深深地感谢你这方勤劳的老百姓！
我深深地感谢你这片多情的黑土地！

(二)

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黑土地负重前行，
多少人担忧这片黑土地还能种多久？
你可曾知道，黑土地丰收背后有隐忧！
你可曾知道，黑土地生态环境亮红灯！
你可曾知道，美丽的黑土地也累了！
你可曾知道，肥沃的黑土地瘦瘦了！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黑土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珍贵的黑土地耕地中的大熊猫，
形成一厘米呀需要几百年，
民以食为天呀粮以土为本，
保护黑土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
保护黑土地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保护黑土地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我们携手并肩保护黑土地守护大粮仓，
弘扬北大荒精神争取更大荣光，
撸起袖子加油干使命重任担肩上，
依法保护黑土地开启新的里程碑！
藏粮于地固根本藏粮于技插翅腾！
播撒春的希望收获秋的金黄，
听取蛙声一片稻花香里说丰年，
让黑土地重现生机勃勃繁荣天下江山如磐江山如磐！

(作者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办公室环境处处长，青年词作家)

西藏，那座神山与那个人

徐剑

2020年孟夏，女儿舅舅驾车来永定河孔雀城接我和夫人。彼时，我的“壮年变法三部曲”之二《天晓：1921》刚刚杀青。转身出门，铁栅栏上的蔷薇花开得正盛，过大年写的春联，墨迹依旧鲜艳。蓦然回首间，一种莫名的喟叹涌上心头，顿时便哽咽了。从2019年12月中旬，我与夫人就蛰伏于此，随后，京冀疫情蔓延开来，从此困笔于永定河边。整整半年，足不出户，仰望百年时空，对中共大13位出席者信仰初心和命运沉浮进行一场历史与精神的追寻，六个月，日出而作，日落仍在作，寒夜中写至凌晨方入眠。也许，注定我要与这13位出席者经历一场精神炼狱，最终才能抵达百年的终点。

但我未敢休息片刻，因为还有另一部书——西藏精准扶贫纪实之《金青稞》在等待我去采访。这是中国作协与国务院扶贫办(现乡村振兴局)联络组织的二十五部书之一，不少作家同仁已经交稿，最后剩下我还未采访动笔，截稿时间是10月长假之后。采访写作时间，只有四个半月。

夫人与女儿在北京一家刚开放的酒店为我过了生日，第二天，我便取道成都进藏。第一站是藏东重镇昌都市邦达机场，当晚夜宿双流机场。次日清晨登机前，才知道因邦达机场下雪，跑道结冰，已经连续5天航班折返，无法降落。于是，我只好改道玉树进藏。

这是我第21次进藏。清晨起床吃过早餐，便从玉树驶往西藏贡觉县。八百里地风与雪，车子并未走囊谦县，入西藏类乌齐，而择另一条路，从巴塘草原公主庙前左拐，沿一条县道驶往小苏莽，往西藏江达县驶去。全程土路，山回路转，从一座座雪山穿越而过，雪岭逶迤，连绵青藏两省区。一路上，面达、生达、思达、江达的路标，不时惊现于前，这些地名好熟悉啊，风景却一派陌生，我在阅读中来过，还是梦回几度？悄然间问天，大荒，问雪岭？在神山垭口前停车

拍照，雪风吹过来，经幡如魂，突然吹走了岁月的雪尘，拂出了历史记忆深处的一泓冰流。我惊呼，大不可思议了，现在已踏在老首长阴法唐当年打昌都战役古道上。遥想当年，一代战将率第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个团的主力，从邓柯过江，千里迂回玉树，转兵囊谦，然后进入西藏类乌齐，在竹筒寺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

接我昌都扶贫办的张万祥问我，徐老师走过这条路？梦中来过，是一位老首长和官兵们创造的战争传奇，西藏神话，带我神游过此路山水。他和部下，向我数遍讲过这里发生的中国故事。他是谁？

阴法唐。哦，知道！我们西藏的老书记啊！

登车，一别雪岭，前方，有我的黄铜茶炊，还是黑牦牛粪燃烧的青团袅袅。抑或，荒野大荒，只有一位蹒跚独行的老人，还有远眺莽昆仑和喜马拉雅的苍茫。

一座神山和那个人。我看到了他在风雪中留下的背影，感应、捕获他们那代老西藏留在这条古道上的历史气息、气场。

西藏就是这样，时空交织，天地人感应，时光凝固了，岁月年轻了，空间便缩小了。人与人，你我他，风物与情感，生灵与天神，就在一场天荒地老中，奇遇和天缘便发生了，文学也就开始了

以后在西藏采访的52天里，我迫随着他的背影而去，在藏东，游走于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的三江并流之地，寻找帕措人家雕楼上的恩爱情仇。随后，溯澜沧江源杂曲而上，千里单骑掠过横断山，横穿万里羌塘，抵达藏北重镇那曲市，在牧场乡村和儿童福利院，采访了近一周时间。再环大北线，进无人区，入班戈、尼玛、双湖，在海拔5000多米的双湖县采访三天。西行阿里，壮游之履直抵象泉河、狮泉河、马泉河，再环冈底斯山、喜马拉雅而行，抵日喀则。然后，再到

拉萨、山南，返至最后一个采访地林芝，这是我第21次西藏行收官之地，19个贫困县一一走过，步履从容，一路看尽金青稞，莽原皆是邦锦梅朵。

那天结束采访，从米林机场飞向内地，雪岭落照，雅江奔流。我突然有一种从天国之门回归人间的感觉，身后，翼下，云上，色季拉、南迦巴瓦、康庆拉、唐古拉、喀喇崑仑、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冈仁波齐神山、雪峰嵯峨，偶然露出白云。怒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象泉河、马泉河、狮泉河，还有圣湖当惹雍错、玛旁雍错、色拉错、拉姆拉错，甚至古格王国、象雄王国，皆在翼下的雪山江畔，化作一树树古桃花，一位年轻美貌的阿佳，阿妈拉。想此，我的泪水倏地涌出眼帘，男儿有泪不轻弹，倩谁为我拭泪？为西藏，为自己，为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和重获新生的爱心人士，还有那些脱贫致富的单亲母亲和孩子，过上了幸福的日子。飞机像一条白鲸，在横断山的雪岭间逡巡，我看到一群儿童骑鲸背上，过尽千山，望断天河神界。我默默叩问自己，第21次的西藏行，这片雪域大地，究竟赐予了我什么，遇到了什么样的神迹、神话。

文缘、天缘、人缘，一个老人天注定。那年，我25岁，他从成都军区副政委、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任上调往北京，任第二炮兵副政委，彼时，我只是一个小秘书。漫漫人生，他将那代老八路的风骨、风格、风神、风气、风华，镶嵌入我的身躯，从此影响了我的一生。

北京与西藏，长城与昆仑，隔着寒山万里莽，一位老西藏与一个学子，一代战将与一位军旅作家，相遇时，老者已名满神州，少者寂寂未名，然而西藏情结却延年40载。细细想来，一位长者对于一个青年的影响，一段西藏情缘对于一位作家的滋养，经历了时间、风雪、阳光、寒流的吹拂与积淀，岁月不老、战将百岁，但是那些西藏的传奇与神话却永远诱人，不会随

着风去云散，雪融石出，而成为巅峰上的苍白血痕。

荒野尘梦，四十年功名尘与土，当年的战将，已是百岁老人，而当年的小秘书，却年过半百。在许多场合，我曾经不止一次感谢西藏，那一座座神山与那一条条天路，是对一个军旅作家最大的馈赠与救赎。它让金戈铁马的主旋律书写，从此有了敬畏、有了悲悯、有了慈航般的情怀，有了天宽地阔的博大与万丈柔情，感谢法唐老人，他乍似单薄的矮小的身体，却一直是茫茫大荒中一盏酥油灯，一位精神导师，更是44载军旅生涯上的一个路标。那座神山和那个人，其实是在一个军旅作家导弹之翼上，又赋予了一副西藏之翼，导弹与西藏，长剑与哈达，构成了我文学之旅的双重叙事，双翼齐飞，长剑作犁。

写此，我想将2019年3月14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授予我的优秀作家贡献奖的颁奖词记录于兹。那天与徐怀、莫言、余华和肖勤同台颁奖，幸莫大焉。颁奖词这样写道：“四十四载军旅生涯，十九次孤身进藏，其作品以火箭军和西藏为两翼：一翼导弹，一翼边疆；一翼金戈铁马，一翼人文悲悯；一翼宏大叙事，一翼柔美灵动；一翼从军大度，一翼诡谲传奇；一翼铁衣冰河，一翼经塔堰香。其人，春风大雅，有容乃大；其文，清灵毓秀，纵横捭阖。”

这段颁奖词，与其说是授予我的，不如说是敬献给百岁老人阴法唐的。万世师表，斯文在兹。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曾任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主任)



慢阅读

小品大观

乌龙铺听歌(下)

冯并



冯并

李有源的后人还住在乌龙铺。遗憾的是，我没有见着李有源的后人，但看到了他们的新房和新院落，一扇大门，春节里贴的火炬对联依然如新。据说，他的侄子和孙子们唱起《东方红》来，也一样声音浑厚有底气。

有幸的是，在这里，我们在民俗户住了一夜，除饱餐一顿油糕和二米子米饭，还在这里巧遇了一场自发的“晚会”。店主人的几个儿女是歌迷和能拉会唱的人，在店里开了卡拉OK，有时还要打打“座鼓”，也就是民乐演奏会，但多数曲目是信天游一类的延伸。穿透了晴朗的夜空，《东方红》自然是第一支歌曲，接下来，“山丹丹”到“兰花花”，从“高楼万丈平地起”到“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乃至很早就听到的“翻身道情”，好像是陕北民歌的专题晚会。最后则是《南泥湾》，但中间也插了不少具有信天游风格的现代摇滚版“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我低头向山沟，追逐流逝的岁月”，以及那首传遍大江南北的“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等等。

道情其实不算信天游，是古代游方道士们的清唱，各地有各地的特色。1942年由延安鲁艺文工团发掘出来，后来又由王昆、郭兰英等演唱安波填了歌词，“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要娶八路军军的娘”，改唱了《骑白马》调。歌词描述了佳县青年参加八路军的纯朴感受，流行一时。李有源《东方红》的最新词作，则进一步聚焦在人民领袖身上，对新中国的深远影响，无论从意境还是思想上，都有了不断升华的最新高度。从1945年开始，一曲《东方红》从陕北唱到了大江南北，1970年又随着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进入了太空。

经乌龙铺，得知住在乌龙铺的李有源和他的叔叔，是生产模范，也是唱歌能手，便在他家炕头上海聊起来。说到唱歌，李有源说，俺们叔侄俩也编了个新的信天游，叔叔嗓子亮，我编新词叔叔来唱，说着他的叔叔就拉开嗓子，《东方红》就横空出世了。

《东方红》的曲调，最早是佳县一带流行的《芝麻油》调，也叫《移民歌》，即兴填词演唱，自娱自乐。多半是情绪明朗的情感写意民谣，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换过新词，“山川秀、天地平，毛主席领导陕甘宁……咱们边区满地红”。再后来，音乐家安波填了歌词，“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要娶八路军军的娘”，改唱了《骑白马》调。歌词描述了佳县青年参加八路军的纯朴感受，流行一时。李有源《东方红》的最新词作，则进一步聚焦在人民领袖身上，对新中国的深远影响，无论从意境还是思想上，都有了不断升华的最新高度。从1945年开始，一曲《东方红》从陕北唱到了大江南北，1970年又随着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进入了太空。

孔子就在《阳货篇》里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他说的诗固然包括了风雅颂，但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信天游虽然没有与古来的国风去画等号，但应该也是近现代国风的一个源头。

猛然记起《黄河大合唱》。以保卫黄河为主旋律的《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中国特色的音乐作品，1939年5月在陕北大礼堂首次公演。那是冼星海、光未然熬了六天六夜创作出来的。在延安既无交响乐队也缺少乐器的情况下，冼星海自己指挥乐队，用自制的低音胡和在瓷缸桶里摇晃饭勺，去模拟黄河的惊涛骇浪。

一路上，也不断回忆在大学业余合唱团里排练《黄河大合唱》时的一些情景，回想联翩。在《黄河大合唱》一气呵成的八个乐章中，中西音乐艺术得到完美结合，其中的《黄河船夫曲》直接取材于黄河上的船歌节奏和旋律，一声声“咳呀”，托出了“行船好比上火线，团结一心冲上前”的时代主题。《黄河谣》虽然是女声美声齐唱，却在“河流万里长”中充溢了“黄河水奔流向东方”的时代韵律，而那首《黄河对口曲》则无疑有着陕晋道情的某些影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民歌在传承创新中，也会不断生长出现代艺术之花。

看到黄河了，在一个洄水湾的小渡口上，一支渡船划在了河心，但这渡船已经不是当年可见的那种摇橹船。场景换了，挡不住旧日的歌声再起。在上游河对岸的小码头上，有一位抖弄缆绳的人，突然顺风抛出一句船歌，细细辨听，这不就是那首人们已经很熟悉的“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吗？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日报》原总编辑)